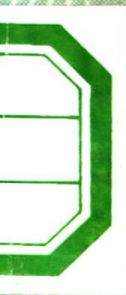


清代官场奇闻

曾 铮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卷

清代官场奇闻

曾 铮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任星才 周 岩

封面设计：王 毅

版式设计：陈赓灿

清 代 官 场 奇 闻

曾 铮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9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075—0133—7/I·81 定价：5.3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清代官场二十四个故事，揭露上至皇亲国戚、军机大臣，下至知府、衙役巧取豪夺、草菅人命，过着无耻、糜烂生活的丑闻。从书中可以看到同治皇帝不满足紫禁城内的三宫六院，还微服冶游，以致染上梅毒而夭亡；皇亲重臣，声色狗马、乱伦扒灰的无耻行径……还可以看到断狱离奇、冤案难伸之种种官场丑恶现象。

本书文笔凝重，通俗流畅，读来饶有兴味，可以增长不少历史知识，实为茶余饭后消遣读本。

前 言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顺治皇帝入关建都北京开始，到溥仪退位，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在这二百多年间，官场上丑闻千奇百怪。本书所辑的二十四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清代官场的腐败与黑暗。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来，尽管几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曾致力于倡廉惩贪，但是贪官污吏横行，官场上丑闻仍然不断出现。康熙晚年出现的几起科场舞弊案，特别是江南乡试贿卖举人案，将这位圣主弄得焦头烂额。“高士奇谄媚升官”的故事，就揭露了官场的丑恶。乾隆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堪称极盛。但就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官吏贪赃之风愈演愈烈，“两淮盐引案”，四届盐政大臣贪污巨万，都被抄家问斩。“高皇亲盗卖玉石”，牵连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九省的督抚大员，都受了贿金，买了皇亲的人情，使得乾隆不敢再追查下去，只好草率结案。乾隆晚年宠信和珅，眷恋声色，多次南巡，致使朝政日益腐败，贪风日炽，军事废弛，国库空虚。“大贪官和珅”中的几篇故事就是揭露其卖官鬻爵丑闻的。这种以贪治贪，以大贪官去整治小贪官的办法，当然不会收到效果。等到乾隆一死，和珅倒台，贪官污吏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趁嘉庆皇帝刚刚登基，以搜捕“教匪”为名，对无辜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官逼民反，终于导致大规模的川楚白莲教起义，

几经折腾，元气大伤，走上衰败之路。道、咸两朝，外患内乱接踵而至，国力一蹶不振。朝廷为弥补战争和割地赔款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大开捐纳入仕之门，将卖官捐款正式列入财政收入，并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用钱购买。官职既已变成商品，做官即是为了赢利，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产生了大批昏聩、腐败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索贿案件。“黄巡抚索贿”、“陈知县生财有道”、“王伸汉杀官灭口”等几篇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官场上的黑暗和腐败现象。到了同治、光绪两朝，即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几十年时间内，倡廉惩贪早已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不仅如此，那个时期，上至老佛爷、亲王、军机大臣，下至督抚府、道官员差不多都成了卖官鬻爵、受礼纳贿的贪污犯，出现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局面。这些贪官为了发财致富，不惜使用一切卑鄙手段，夤缘攀附，裙带系结，利用血亲、姻亲、师生、故旧关系，结成有权有势，广泛而牢固的关系网，沆瀣一气，有恃无恐地营私舞弊；这些贪官不少人愚昧昏聩，胸无点墨，鄙俗不堪，为了钱，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草菅人命，制造冤狱；这些贪官在官场上，有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攻讦中伤，排挤倾轧；这些贪官为了不断升迁，爬上更高的职位，鲜廉寡耻，道德败坏，除了卑躬屈膝，向上司贿送金钱外，还投其所好，或提升其亲戚子女，以李还桃，或敬献美妓、爱妾，以换取头上的乌纱帽。……总之，这些贪官污吏，为了权势和金钱，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做得出，他们良心泯灭，丑态毕露，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这些都反映了晚清的官僚机构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这本小册子所辑的二十四篇故事，大都取材于野史、遗闻，与正史所载史实，肯定大有出入。作者撰写此书目的只是为广大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趣谈、笑话而已，故未能对史实详加考证。这是需要予以说明，请史学家们加以鉴谅的。

曾 铮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于湖北监利

目 录

一、王县丞受贿纵死囚·····	(1)
二、四审江南乡试贿卖举人案·····	(7)
三、高士奇谄媚升官·····	(17)
四、段芝贵献美·····	(25)
五、王树汶被骗“顶凶”·····	(39)
六、木匠买官·····	(59)
七、王翰林导淫升官·····	(70)
八、李煦扒灰·····	(79)
九、王伸汉杀官灭口·····	(87)
十、亲王受骗·····	(95)
十一、大贪官和珅·····	(112)
十二、杨道员强抢妓女·····	(126)
十三、载澂恃势抢族姑·····	(135)
十四、章提督贪赌失青岛·····	(144)
十五、张钦差临阵脱逃·····	(150)
十六、两淮盐引案·····	(166)
十七、高皇亲盗卖玉石·····	(173)
十八、陈知县生财有道·····	(180)
十九、黄巡抚索贿·····	(184)
二十、马总督杀友夺妻·····	(201)
二十一、庆亲王奕劻丑闻·····	(218)

二十二、亲贵开赌场·····	(237)
二十三、李考官科场舞弊·····	(245)
二十四、刚毅丑闻·····	(263)

一、王县丞受贿纵死囚

顺治年间，浙江开化县有个县丞，姓王名维山，这个人生性贪婪，嗜财如命，凡是他经手受理的案件，只要送了钱，白的可以断成黑的，黑的可以断成白的，因而赃财日进斗金，上任不到三年，就在家乡添置了两间田宅、三百多亩好田，城里还开着一家绸缎店、一家南货店。谁知好景不长，这年上级调来一个新县令，姓张名立山，江阴人。此人为人正直，素以清廉自恃，而且嫉恶如仇，遇着犯有贪婪行为的吏役，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回籍。王维山见此情景，只好收敛一时。

这一天，王县丞处理完公事，回到家中，刚刚坐下，门丁来报，有一个商人求见。王维山以为是南城绸庄老板为债务纠纷登门求见，便传唤到花厅，进来一看，不是那绸庄老板，而是一位肥头大耳、穿着非常华贵的商人，后面还跟着一名俊仆。

王维山正要开口，来客却一脸诡谲的神色向四周望了望，低声说：“在下姓木，请找个僻静处说话。”

王维山一眼瞥见俊仆手中沉甸甸的包袱，心知必是有所请托，便将来客延入书房，客人又向四周望了望，便自我介绍说：“在下姓木，县丞监押的木子雄是家兄。”

提起木子雄，王维山心中一怔。

木子雄是开化一带的惯盗，手下有一班把兄弟，专门干

着抢劫、盗窃的勾当。去年秋天，省城一家钱庄老板携带巨额款项来开化接洽一笔买卖，被木子雄的小兄弟侦知，木子雄亲自出马，在离开化城十五里路的一座小岗上，将钱老板勒死，劫走巨款。案发以后，苦主告到巡抚衙门，府、县捕快联合追捕，终将木子雄捉拿归案，木子雄供认不讳，府、县呈文上报刑部，判为秋后斩决。

来客把手一抬，俊仆随即将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包袱，全是黄澄澄的金子。来说：“这是五百两黄金，孝敬老爷，只求救家兄一条活命。”

王维山看见黄澄澄的金子，眼睛一亮，但想起县令张立山严峻的目光，心又冷了下来。他用手将金子推到来客面前说：“不行，此案已经铁定，无法改判。”

“不是要改判，是要老兄做做手脚，想想办法。这些薄礼请暂时收下，事成之后，加倍奉送，决不食言。”来客再一次恳求。

“做手脚”，王维山听了这三个字，心中一亮，“做手脚”他是内行。他知道为救死囚，根据什么样的处置方法，去做什么样的手脚。靠着这几手，近两年他狠捞了一笔油水，此时来客提出，令他贪心又起，但是想起张立山，他又气馁起来，他知道这位县令精明过人，目光如炬，如果察觉出来，自己不仅得不到黄金，连脑袋也要赔上，于是，他心不情愿地摇摇头。

来客似乎看透了他顾虑之所在，便神秘地一笑，低声说：“老爷不要担心县老爷，他快要离开开化了。”

“呵，”王维山又是一惊，他睁大眼睛，不相信地问：“县太爷，政声卓著，你怎么知道他要离任？”

“我得到确实消息，县老爷的老父，卧病在床，危在旦

夕，少则十天，多则半月，必定离开人世，按照本朝的制度……”来客悄悄地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按照本朝制度，父母去世，为子者要离职回到原籍，守丧三年，名为丁忧，王维山岂能不知。他震惊于木家为营救木子雄所花费的精力，所花费的巨额钱财，于是俨然正色道：“好，让我想个办法救木子雄一命，不过……”

“请讲下去。”

“如果消息不准，那就作罢。”

来客欣然点头，留下黄金，起身告辞。临行，再三叮嘱，这只是一点小意思，事成之后加倍重谢。

来客走后，不到十天，县令张立山的父亲果然病逝。张立山是个孝子，闻此噩耗，哭得死去活来，即忙交割手续，收拾行装，匆匆奔丧。所遗之缺，上级指定王维山暂署县令。这个消息，似在意料之中，王维山接过印信，一颗狂喜的心差点要跳出胸窝。

斩决的日子到了，这一天大早，木子雄从死牢里押到堂上，验明正身后，被五花大绑后推上了囚车。前面皂役打两面破锣开路，一队如狼似虎的兵丁跟在囚车后，刽子手的刀闪闪发光。代理县令王维山是当然的监斩官，他坐在轿子里不时望望看热闹的人群，又望望执刀的刽子手。

囚车推到刑场，木子雄的家属早已备齐芦席、杆子等候在那里收尸。王维山下轿坐近案前，向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使了个眼色，刽子手向跪在那里的木子雄看了一眼，点头会意。这时一个差役走近木子雄家属，故意绷着脸吩咐着：“你们让开点，老爷发下话来，行刑以后准许你们将尸体运走。”

午时已到，一声锣响，两个刽子手近前，拍了拍木子雄。

肩头，举起明晃晃的钢刀，一刀虚砍下去，木子雄迅速倒在地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家属蜂拥围拢上去，哭的哭，喊的喊，七手八脚将尸体用芦席捆好，抬在肩上，离开了刑场。代理县令王维山看着那远去收“尸”一行人的背影，一颗紧缩的心才落了下来。

当晚，王维山的书房里又坐着木子雄的堂兄，桌上放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这一次主客二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 × × ×

三年以后，张立山丧满，被委任为江西铅山县知县。铅山县也是个多盗的地方，张立山上任后连破了几起盗案，抓了几个盗魁，一些盗贼慑于他的名声，有所收敛。

一天，离县城四十多里路远的河口镇出了一起命案。一窃贼黑夜潜入商民黄金保的布店中行盗，惊醒了昏睡中的黄金保。黄披衣而起，大呼抓贼，黑暗中被窃贼一锤击中头部，倒地而死。案发后，张立山严飭捕快务必将凶手侦获归案，半月时间，凶手抓获。

第二天，张立山升堂审问，一眼瞥见堂下跪着的凶手，很是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姓李名雄。”凶手回答说。

凶手一开口，张立山听出是开化口音，忙又问：“你是哪里人？”

“小人是本县人。”

“胡说！你家住铅山，为何操开化口音。”

“这？”凶手语塞，他仰起头见审案的县官似曾认识，心中越发惊慌，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

张立山见凶手满脸惊慌之色，疑心更起，厉声问道：“你究竟是何处人，真实姓名是什么，如若欺骗本县，大刑侍

候，来人呐——”

“喳！”差役们大声吆喝。

“大刑侍候！”哐啷一声，夹棍、板子等刑具堆在堂上。凶手畏刑，只好如实招认：“小人系开化人，真名是木子雄。”

“木子雄，”张立山听后大吃一惊，忙问：“本县在开化时，你已为死囚，等候斩决，为什么今天尚在人间？”

木子雄此时已经认出问官即是在开化审问过自己的县官，不敢隐瞒，便战战兢兢地供认：“那年秋天，小人被绑赴刑场处斩，跪在地上，朦胧中只听一声锣响，一刀砍中颈骨，身子虽然倒在地上，头没有掉下，颈骨中刀处痛得昏了过去，等到苏醒过来，已躺在荒野一家茅屋，家人为我包扎好伤口，命我越城逃走，沿途隐姓埋名，装作小本生意之人，逃到本地改名李雄，因银两用尽，便靠偷盗过日子，这次又盗窃布店，致死人命，这是小人命尽，合当归阴，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席话，听得张立山疑信参半。他久涉官场，精于刑名之学，心想，接受贿金，放纵死囚的事过去就有过，这事要查个究竟。他吩咐左右差役：“给我检查案犯后脑有无刀痕。”

两名差役上前，将凶手的头按下，见脑后刀痕宛然，忙禀报：“启禀老爷，凶手脑后确有刀痕。”

张立山点头问：“木子雄，当时是何人监斩？”

“代理知县王维山。”

王维山的贪婪狡诈，张立山早有所闻，木子雄是他监斩，心中已猜到八分，便不露声色地将木子雄押入监牢，连夜赶写公文，公文中详细叙述了木子雄当年被判死刑，刑后

脱逃和现在又盗窃杀人的情况。第二天，派差官送到省城。江西巡抚接到公文，迅速转到浙江，浙江巡抚看到这件公文，大为骇异，立即行文将当年监斩官和行刑刽子手，解递巡抚衙门。这时，王维山已经升任湖州知府，得知木子雄一案事发，吓得瘫倒在地。

经过审讯，真相大白，当年张立山父亲丁忧回籍，王维山代理县令，接受木家贿金一千两黄金，王维山买通行刑刽子手李四，在行刑时故意刀砍颈骨，守候在刑场的家属迅速将砍伤的木子雄抬回，经过治疗，潜逃至江西。谁知木子雄贼性不改，行凶杀人，巧遇张立山，才揭穿了全部真相。

二、四审江南乡试贿卖举人案

康熙五十年九月。

九月是江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红日高悬，天空如洗，枫红菊黄，桂花飘香，秋色宜人。要是在往年，江宁城里，秦淮河畔，早已丝竹声声，仕女如云。但是，今年却大不相同。自从九月九日乡试发榜后，落第秀才们看见榜文上所中的全是达官、贵宦、盐商、富豪的子弟，无不义愤填膺。他们聚集街头，肆意痛骂考官，贪财好货，贿卖举人。到了二十四日这一天，落第秀才们的不满，达到了高峰。一时间，聚集了一千多人。他们推举一位名叫丁尔戡的秀才为首，抬着泥塑的孔圣人上街游行。秀才们的举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他们聚集街头，围观助威，一时万人空巷。秀才队伍浩浩荡荡从玄妙观动身，直奔学府。一路之上，有的面对人群演讲，列举考官受贿种种情形，声称不服所发榜文；有的沿途散发刻写着“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的传单，影射主考官左必蕃对科场舞弊情形视而不见，副主考官赵晋胆大妄为，接受贿赂。队伍来到府学，将财神爷像安放在明伦堂孔夫子身边后，又蜂拥着直奔贡院，将写有“贡院”二字的黑漆金字匾额用纸糊住，在上面大书“卖完”二字。

江宁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所在地，竟然出现这类聚众闹事，讥讽圣学之事。总督闻报，大为震惊，立即派遣一队队持刀握枪的戈什哈前来弹压，无奈秀才们个个毫无畏惧。虽

然丁尔戩等十多人被抓走，但是秀才们散而复聚，很多市民也聚而不散，群情更加激愤。

江宁如此，扬州城里未中举的秀才也是盛怒难平。这里是本科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家乡。愤怒已极的秀才们涌入左氏宗祠，将祠堂捣毁。安徽省城安庆和江苏的其它府州县城，未中举的士子们也聚集哄闹。

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深居紫禁城的康熙正在为自己亲手开创的太平盛世而怡然自得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三封从江南送来的加急公文。一封是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送来的，奏称：“此次江南乡试，副主考赵晋受贿纹银十万两，出卖举人功名。同案作弊的有阅卷官王日俞、方名等，而主考官左必蕃却知情不报，欺骗圣上。为此，江南士子群情激愤，如不迅速查处，将会发生重大事变。”另外两封则是皇上在江南的重臣、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送来的两份密折，启奏江南乡试考官受贿，民情鼎沸，落第士子抬着孔子圣像游行的情况。

康熙览奏，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盛世之年会出现如此丑闻，立即命令户部尚书张鹏翮和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查处。临行，康熙一再告诫：“江南乃噶礼所辖之地，落第士子如此激愤，必有原因，卿等此去，必须秉公办案，务必将贪渎官员查出，以平民愤。”

张鹏翮是四川遂宁人，进士出身，历任苏州知府、盐运使、浙江巡抚、河道总督、户部尚书等职。他一生治河颇有政绩。但为人胆小怕事。这次派往江宁查办江南乡试贩卖举人一案，知道此案非常棘手，如若秉公办案，必然得罪权贵，而隐瞒实情，又怕激起民变。但圣命难违，只有硬着头皮赶赴江宁。漕运总督赫寿是个满员。他虽然读书不多，顾